

蘇東坡文學的魅力

王水照

王水照教授是上海復旦大學的首席教授，他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一九七八年起在上海復旦大學工作至今。現兼任全國古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宋代文學學會會長。王教授著有《唐宋文學論集》、《蘇軾選集》、《蘇軾論稿》、《蘇軾及其作品》、《宋代文學通論》、《半肖居通筆記》、《蘇軾研究》、《王水照自選集》以及《蘇軾注》。本文為王教授在城市大學公開演講的演辭。

各位來賓、各位同學、各位中學老師，今天我講的題目是「蘇東坡文學的魅力」。蘇東坡的作品有一些疑點和難點。這些疑點和難點充滿着魅力，推動我們去聯想和思索。大家都知道，蘇東坡精於詩、詞、藝術等等，是少見的全才，每一個範疇都達到北宋時期最高的成就。就詩、詞、文來說，他給我們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的詩，三百多首的詞，四千二百多篇單篇的文章，在數量上是很大的。今天，我不可能透過一千或者兩千篇的作品來講我的題目。我要講的是我們本地中學課本中蘇東坡的作品，藉此來談談蘇東坡的文學魅力。

在香港地區的中學課本中，有九篇蘇東坡的作品，其中一篇是中六的，其他的是初中的課文。我看了這九篇作品，覺得香港中學課本的選材非常好，有詩、詞、文、賦。從題材來說，頗為全面。今天我就這九篇作品中的問題，從三個方面作介紹，第一方面是這些作品所表現的觀點，第二方面是從藝術上來看蘇東坡作品的一些問題，第三方面是詞語解釋方面的問題。

1. 蘇東坡作品的觀點

首先要講的是觀點。一個文學作品要產

生魅力，主要是它所描寫的事裏面該有更深層的東西，那就是對人生的感悟。蘇東坡的作品，常常充滿了他對人生的感悟、對生命意義的追求和對人類深層意義的追求，這些思想都表現得非常深刻。這些思想有比較豐富的內涵和比較深刻的層面，因此，他的作品境界比一般人的都要高。這就是蘇東坡作品的魅力所在。他的作品所表現的內涵，比其他一般文學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現象，有更深層的感悟。在這九篇文章中，有四篇是他被貶於黃州時期的作品。那是蘇東坡一生中的重要時期。在這裏，我先介紹一下蘇東坡一生的經歷。

1.1 蘇東坡的心路歷程

蘇東坡一生經過多次大起大落的複雜的心路歷程，這是非常不簡單的。他活了六十六年，可以分開兩個階段，首先是他結婚，考科舉，入仕途，然後是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鬥爭，被政敵打擊，被貶官，當地方官。

他的一生有這兩個過程。在二十一至三十四歲這段時期，他剛剛考中進士和入朝廷當官。三十四至三十六歲在朝做官的時候，當時王安石變法，他和王安石意見不合，要求外放，在三十六至四十四歲期間被調到杭州、徐州、密州和湖州當地方官。這時他的政敵把他的詩文中的某些字句解釋成為攻擊新法和神宗皇帝，舉報到御史台，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烏臺詩案」。過了百多天，他終獲釋放，被貶官到黃州。在黃州生活四年，當神宗皇帝去世，新皇帝繼位時，朝廷又召他回朝做官，但他又跟元老大臣司馬光政見不同，被貶到杭州、揚州、定州和穎州做官。其後，又遇到政敵的打擊，被貶到廣東的惠州，後來更被貶到儋州，即今海南島。

當時的海南島只是一個荒島，人民的生活非常艱苦。將近六十五歲時，皇帝召他回中原，他在回中原的途中，經南京到常州時病倒，然後逝世。

黃州時期，是蘇東坡詩歌創作和生活最光輝的時候，也是蘇東坡生命史上重要的時候。我們中學所選的四篇作品也是這個時期的作品，分別是《念奴嬌·赤壁懷古》、《前赤壁賦》、《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和《記承天寺夜遊》四篇，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從四篇作品可以看到蘇東坡在貶官時的生活和思想變化，對了解蘇東坡一生的思想發展非常重要。如果把這四篇文章串連起來，可以連成一個蘇東坡對人生的思考歷程，而《前赤壁賦》就是較有代表性的一篇。

1.2 〈前赤壁賦〉的觀點

這篇《赤壁賦》屬於蘇東坡的「精神之旅」，可以分為三個段落，是他思想的發展過程。開首寫的景物很美，當時他在長江遊玩，「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看到這樣的江山，蘇東坡的心中便生出無限的喜悅。第一段的大要就是從江山的美景中得到「喜」，是寫人情的快感。第二段描寫一位跟他同遊的人，他會「吹洞簫」，簫聲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是一種「悲」音。蘇東坡問他：「為甚麼如此悲傷呢？」客回答說，山水美景雖然這麼好，但這地方卻曾發生赤壁之戰。曹操統一了北方，帶領百萬雄兵南下，準備赤壁之戰，可能一統天下；但當他看到滔滔不絕的長江流水，而歷史英雄卻如煙消逝，於是不禁發出人生短促、人生無常、不可捉摸的「悲」的感嘆。不過，蘇東坡勸友人不要為此感到難過，並以變與不變的兩種不同視角來解釋人生事物。如果從變化的角度來看，曹操的豐功偉績和歷史英雄便看不見

了，但如果從長江水、天上月的不停變幻的角度來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萬事萬物，一眨眼間就不能保持它的原貌；但從不變的角度看，便是「物與我皆無盡也」，不變的「物」跟「我」同是無窮無盡的，水無盡地流，月永遠時圓時缺。其他天下萬事萬物也本有主人，我們不能用它，但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卻是我們可以「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這就是老天給我們無窮無盡的保障。那麼，我們就可以永遠地享受著它。

蘇東坡在這個地方用「變」和「不變」的不同視角來擺脫人生的困惑和苦惱，從一般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不停地變動；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人類是永恆的，從眼前來追求事，從自然的境域裏欣賞，就可以達到自己精神上最大的自由，來達到「喜」這個境界。蘇東坡在這裏選擇喝酒，「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喝酒直到天亮。整個故事總的來說，是從「喜」到「悲」，再從「悲」返回「喜」，最後的「喜」是因為經過蘇東坡在第一個的「喜」的理性的思考和自我的解脫，所以在第二次的「喜」便變成「曠」，就是「曠達」，對人生的苦難，對人生的有限性，和人生的無常性，作一種超脫，所以這作品所說的是兩個人，一是蘇東坡自己，即文中的蘇子；另外一個是客。蘇東坡一生被貶到三個地方，黃州、潁州、儋州。他在這三個地方所寫的詩，跟從前的詩風，均是經過「喜」、「悲」、「喜」的過程。

蘇東坡一生三次被貶，卻經過「喜」、「悲」、「喜」的精神之旅。他剛貶到黃州便寫了一首詩，名為《初到黃州》。我們看看是怎樣寫的。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笋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

蘇東坡寫這首詩好像跟自己開玩笑，他被朝廷關了百天，剛被釋放出來便說「為口忙」，這「口」字，語帶雙關，表示他一生作詩的嘴巴沒有停下來，他喜歡寫詩，喜歡發表自己的政治意見，因此受拖累而遭受政治打擊。另一方面，他想滿足口腹之慾，所以就出現了二聯的「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笋香」。蘇東坡一生的事業，是救國家、救民族，成就偉大的事業，人生的事業因為被貶，不能成就而變得荒唐。此聯說到黃州情況，黃州臨近長江，蘇東坡知道當地魚兒之美；黃州又近山，可以品嚐到筍的鮮香。「為口忙」正指這二事，一方面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慾，另一方面為了自己生平的不得志。「逐客不妨員外置」，「員外置」是正式被貶官到外的官，故「員外置」只是一個虛有名義，指自己是被貶官之人。

「詩人例作水曹郎」，是說蘇東坡曾在黃州當過水部員外郎。從前的詩人，如南朝的何遜，唐代的賀知章等，被貶官時都曾當此職。「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東坡被貶，不能在朝廷討論國家大事，「尚費官家壓酒囊」，認為自己更浪費官家的金錢給自己討酒。這首詩總的來說是「喜」的，有山筍的「喜」和有美魚的「喜」，沒有給皇朝放棄和被政敵打擊的「悲」。所以蘇東坡初到黃州是「喜」的。四年後，他的心情開始改變，悲從中來，作品如《卜算子》，其中描寫「孤鴻」，「有恨無人省」的孤獨和痛苦，蘇東坡自比孤鴻，說自己不能在政治上一展抱負，所以感到很苦悶。另一首《寓居定惠院之東，有海棠一株》，寫「名花若幽獨」、「天涯流落俱可念」的「海棠」。蘇東坡是四川人，四川海棠極為有名，所以他明寫海棠花，實寫自己，悲嘆自己的淪落，這時的心情是「悲」。

1.3 喜、悲、曠的過程

元豐五年，東坡又有一批名作，就是前面所講的前後《赤壁賦》和《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浣溪沙》、《西江月》和《臨江仙》。這些作品充份表達他的曠達思想，大量作品的出現，表示蘇東坡經過艱苦的思想磨練和對人生的探求，他的曠達的思想已肯定下來。這些作品均能表現出蘇東坡的曠達思想，所以我認為《赤壁賦》「喜」、「悲」、「曠」的三個階段是表現出他到黃州時期自己的心路歷程，對於了解他的思想發展過程，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以後到惠州、儋州也有這樣的心路歷程，我們看到他三次貶官、三次經過「喜」、「悲」、「曠」的過程，曠達思想的深刻性越來越深，這就是《赤壁賦》的內容，也是他的生命歷程。

《赤壁賦》最後談及蘇東坡勸客人不要悲的道理，「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我們可以去欣賞它，但是人欣賞客觀事物要有一個準備，要有「閒」性。這個「閒」性在《記承天寺夜遊》也提到，全文八十四字。這篇文章，無論是蘇東坡本人，或者是後人，都十分重視。元豐六年一夜，他將要睡覺，看到月色非常好，想在月夜下遊玩，並到承天寺找朋友張懷民同往。這是第一段，說明出發的原因。第二段寫景物，他看到陸地上「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月光照到地上，照在水中，有如藻、荇交橫的情景，接著他說「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蘇東坡認為這兒缺少了閒人，這個「閒」字說明要真正到達思想的自由，作為自然景物的主人，必須有自我思想的境界，才能得到真正的思想上的自由。這篇文章奠定了蘇東坡在小品文上的地位，用了很短的篇幅，非常簡單的語言，便把很多的感悟——怎麼的一個人，怎麼的風景，描寫出來。非常簡短。這種小品文在明清時得到發展。因此，蘇東坡有小品文之祖的稱號。

在《臨皋閑題》中：「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這裏提到「閑」字，蘇東坡說出江山風月本是無主人的，而「閑」就是這江山風月的主人。能達到「閑」的人，就是自然美景的主人。一般「閑」的人，思想有限制，主體跟客體不能合而為一，只有真正「閑」的人，才能做到大自然的主人。「臨皋亭」是蘇東坡在黃州的居所，「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磯上，白雲左繚，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岔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慚愧慚愧！」這段是表示他對於自然景物的體會。

蘇東坡又有另一篇《雪堂問潘邠老》，說出「性之便，意之適」的境界，並說「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這些話要表達的是：人的心境越是自由，越能得到美的享受。此外，黃州知州之弟徐得之建造了一個軒，名作「閑軒」，後來蘇東坡的弟子秦觀寫了一篇《閑軒記》，就是記徐得之的「閑軒」。但這篇文章的觀點是否定徐得之「閑軒」的「閑」。因為我們作為有才能的知識份子，應該是為國家、為民族去幹些豐功偉績的事情，而建「閑軒」是比較消極和退避的做法，對社會沒有貢獻。所以他說「竊為君不取也」。這就是說，我認為你可以建軒子，但不同意名為「閑軒」；我們不應該「閑」，不應該娛樂，而應工作，為社會努力，為社會做事情，這是儒家的積極入世思想。

蘇東坡也寫了一首詩《徐大正閑軒》，他的觀點便不一樣。「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暑」，蠶在冰中生活，所以不知道寒是怎樣；火鼠本來不怕熱，所以不知暑。「知閑見閑地，已覺非閑侶」，徐得之只知道表面上的「閑」，便將這個地方名為「閑」，很明確地表示出自己要「閑」。但我認為他不是真正正地在閑的境界裏。「人言我閑客，置此閑處所」，人人說我是閑客，所以我才到這個地方。「問閑作何味，如眼不自睹」，「閑」的體會是自己看不見。「頗訝徐孝廉，得閑能幾許？」意思是說我非常景仰你這個

徐得之，因為你能真正地做到「閑」。「應緣不耐閑，名字掛庭宇。我詩為閑作，更得不閑語！」你建這個閑軒，這是你的緣份，但「耐」是不「閑」的，所以你把「閑軒」這個名字掛在庭上，我也因為「閑」才寫這首詩。蘇東坡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要理解「閑」的真正意義是不能夠刻意追求；你不能大聲地說：「我是閑」，這樣你本身已不「閑」。真正的「閑」的趣味是很高的人生境界，是精神上的完全自由，那種「閑」的境界是不能用言語說出來的。「閑」的意思要自己去體會的，這樣的「閑」才是真正的「閑」。所以蘇東坡在這裏表現「閑」的意義，是比較深刻的。他所謂的「閑」，是不可以刻意去追求的，這可以從《前赤壁賦》最後一段找到呼應。要達到這個思想水平才能真正體會「閑」；這與西方海德格爾所言：「心境愈是自由，愈能得到美的享受」有相應之處，這「閑」就是精神自由之境。

蘇東坡寫「悲」的成份，有《念奴嬌·赤壁懷古》，這是蘇東坡最有名的作品。這首詞第一部份描寫長江之上「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一個極壯觀的景象；第二段寫周瑜，「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最後發出「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感嘆。在《前赤壁賦》中已有「悲」，現在同樣在赤壁這個地方產生「悲」。《前赤壁賦》寫曹操在長江上「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念奴嬌》則寫周瑜。曹操是英雄，周瑜何嘗不是英雄？兩位英雄同樣都成為「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都被長江的流水吞噬，敵不了時間的沖洗，所以蘇東坡有「人生如夢」的感嘆。

這個作品中談到夢比較多，一般的人生如夢只是一種沒有甚麼意思的感嘆，這種感嘆是中國文人中一種傳統感嘆。蘇東坡看到人生如夢，是人和人的生命，是人的一生，人的命運有限，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人生的無常，人生的短促，這是事實，是每個人也會碰到的生命話題。但蘇東坡感受特別深

刻，人生如夢是一個事實，問題是怎樣去面對這個事實。中國的詩人也有很多關於這方面的思考，蘇東坡用他的文學作品來思考，古人看了他的作品後，一定認為這話很消極。在《草堂詩餘正集》卷二中說：「東坡升沉去住，一生莫定，故開口說夢。」蘇東坡一生大起大落，沒有安定下來。「如云『人間如夢』、『世事一場大夢』、『未轉頭時皆夢』……屢讀之胸中鄙吝自然消去。」為甚麼蘇東坡說了這麼多人生如夢的話呢？這是一個要研究的課題。

我找了很多蘇東坡詩詞中的一些「夢」的例子，發現有兩句話蘇東坡常常說，一個是「人生如夢」；另一個是「吾生如寄耳」。這五個字在他的詩歌中出現九次，重複使用說明了蘇東坡對「人生如寄」的感受非常深刻。我認為「人生如寄」表示人在時間的流變中，對生命有限性的思考，即人在時間中，生命是非常有限的。「寄」就是一個旅程，是對人生在時間流變中的思考，蘇東坡堅持人生前途的信念和追求。

秦觀《答傅彬老簡》：「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蘇東坡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他的人生思想和哲學思想，「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對人的生命中的自在了解得最深，「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說他的才可以任重，擔任社會的工作。「識足以致遠」，說他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至於議論文章」云云，說他以文章從事政治活動，是他最平凡不過的本領，而他最深入有所見的就是道，那就是他的人生觀。

東坡《浣溪沙》詞中有兩句很重要的句子：「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一般人認為年齡有老與少之分，人從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是一個自然的定律和規律。蘇東坡提出「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以人生比作流水，中國的地勢是西北高、東南低，水流由西向東流，這裏

流水能往西而走，東坡拿來作比喻，人生也能像流水一樣，回到年少時。事實上，人是不能回到少年的，蘇東坡把人生看作一個流程。他的《與子由澗池懷舊》就曾談及這個問題。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這裏用了一個很有名的比喻，以「雪泥指爪」比喻人生到處在變。他用了「應似飛鴻踏雪泥」，好像飛鴻踏在雪地上，「泥上偶然留指爪」，土地上留下鴻的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飛鴻的爪影留下了，飛鴻飛去後可到東、也可到西，但飛鴻留下的爪影可說明人生在某一個階段是一個短促的過程，得出的結論是人會碰到順境，也會遇上逆境，所以當順境時不要心高氣傲，自以為了不起；在逆境時也要帶著樂觀的心態，對生活、生命表現積極。他表達的是這個觀念，所以蘇東坡一生有多次大起大落。當官時可以做到皇帝的老師，吏部尚書、吏部侍郎，官位極高；到了不得意的時候，卻是朝廷的囚徒，更被流放到海南島這天涯海角當流放份子，但他仍堅持一個信念，就是人生是一個流程，所以現在不得意，不要把它看死了。他要堅持自己的生命價值，把有限的生命充份地增值，這是蘇東坡了不起的地方。

蘇東坡的人生價值對中國舊知識份子的影響很深，在某程度上，他的思想影響超過中國任何一個詩人。我肯定杜甫是唐代偉大的詩人，他一生憂國憂民，但我覺得他不夠豁達。我們也肯定李白，李白的詩歌想像十分豪放，但我們也不想學，因為學他的風格過於困難，捉不住他的詩歌的風格。至於蘇東坡，他對於人生的順境逆境，都有一套對付的方法，所以他的一生雖承受着那麼深重的重壓，卻始終保持非常樂觀的心態，肯定生命。

1.4 蘇東坡臨終的時候

最後，我介紹一下他臨終的情況，談談

蘇東坡是怎樣死的。蘇東坡最後死的時候說了三句話，這三句話是十分有意義的。他有一首詩叫《自題金山畫像》寫道「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話是蘇東坡跟自己開玩笑，因為他平生的功業不在這三州，這三個地方可以說是蘇東坡最倒霉的地方，一方面他要自己安慰自己，一生要建功立業的志願無法做到，他沒有在這三個地方實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從另一角度來看，蘇東坡在這三個地方，第一，是他在文學創作最高潮的時期，今天選的四篇都是在這三個地方寫的，所以這三個地方是他文學創作最豐富的時期；同時我認為這三個地方是他的人生思想的最後完成，並且達到了成熟階段的地方。第二，蘇東坡的一位朋友，叫徑山老惟琳，他寫了一首詩《答徑山琳長老》：「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人生有大患，如果我沒有人生的軀殼，我便沒有毛病了。「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說從前有一個自西域來的僧人叫鳩摩羅什，是禪宗的祖師爺，當他死的時候，教他的徒弟念神咒，目的是使他死時能安安靜靜地死去。這個神咒是「浪出」，蘇東坡說我不要這個「神咒」，因為這個「神咒」是沒有用處的。鳩摩羅什期望超脫，教弟子神咒，安慰要死的人，他不要這些東西。這說明了他雖然跟佛教有很多接觸，受到很多薰陶，但將死時，卻不相信佛教西方世界虛無飄渺的教義。

傅藻的《東坡紀年錄》中記載東坡跟這位和尚的問答，和尚說「端明宜勿忘西方」，「端明」指蘇東坡，這時蘇東坡快要死了，眼睛已看不見東西了，和尚叫東坡不要忘記西方，蘇東坡聽後答：「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他認為沒有西方極樂世界，所以為甚麼要用力氣到西方去？這個和尚再希望蘇東坡用力氣趕快到西方去，蘇東坡回答他說「我著力即差！」如果我用力的話便不對了。這段對話明確地表示出蘇東坡對西方極樂世界的拒絕。

第三是他的弟弟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記東坡死時對諸子說：「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湛然而逝。」這裏說出蘇東坡的一生是光明磊落，沒有做過壞事，所以自信死後不會到地獄去，叫家人不要傷心，這樣只會「怛化」。「怛化」典出《莊子·大宗師》，把正要變化為死亡的人嚇驚了。蘇東坡離開人世的時候非常清醒、非常自覺，並且非常平靜。所以，他最後的思想，是一種精神力量，用它去消除恐懼。他能夠無怨無悔地、自自在在地安然死去，我覺得這是蘇東坡理想的人生境界。

從生死觀看一個人的人生觀是一個很好的標準，蘇東坡能夠達到這境界極不容易。這個問題比較複雜，而這正是蘇東坡作品的一個特點。年青時讀東坡這類作品，領悟不深，年紀大再讀，體會到這意境，體會東坡作品中的「閑」。蘇東坡的文學魅力是由眾多因素組成，而這個因素比較重要。這是第一個層面。

2. 蘇東坡作品的藝術層面

第二點要講得簡單一點，講藝術的層面。我們的中學課本選了《惠崇春江曉景》這短詩。這個課本原叫《惠崇春江晚景》，但我覺得以《曉景》為題目比較好。為甚麼要用《曉景》為題呢？有兩個原因，一是蘇東坡作品的版本問題，最早保留下來的是宋版本，在蘇東坡的宋版本中是名為《曉景》的；二是根據詩歌的內容作判斷，這首詩跟惠崇有關，惠崇畫了一幅畫，蘇東坡在他的畫上題詩，這叫做題畫詩。這首詩主題是歌頌春天的到來，是歌頌早春，所以《曉景》比《晚景》合適。這首詩很簡單，可能一些同學也會知道。

竹外桃花三兩枝，
春江水暖鴨先知。
蒹葭高滿地蘆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時。

首句，「竹外桃花三兩枝」，竹樹外有桃花三兩枝，桃花剛剛開，開的不多，是三兩枝，稀稀疏疏的，已說明早春。「春江水暖鴨先知」，春江的水經過冬天，現在已經開始暖和了，鴨子最早知道春天來臨，在水中快樂地游玩。「萼高滿地蘆芽短」，這句跟兩種粥有關係。早春作的粥，跟河豚有關係。河豚是有毒的，但味道非常鮮美。南方人用蘆芽把河豚的毒消掉，便可將河豚的毒消掉。早春的粥，拿河豚作配料。「正是河豚欲上時」，「欲上時」是指河豚魚在海中生產、長大，長大後到春天時便游到內陸河流。

這首詩很易明白，意思非常清楚。可是卻出現兩個爭論，一個是關於「鴨先知」的爭論，由清代學者掀起，一方批評東坡的話不對，毛奇齡弟子張文蘆主之；一方贊成東坡的話對，王士禛的弟子汪懋麟主之。毛奇齡在《西河詩話》卷五中說：

與汪蛟門（汪懋麟）舍人論宋詩。舍人舉東坡詩「春江水暖鴨先知」，……不遠勝唐人乎？余曰：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花間覓路鳥先知」，唐人句也。覓路在人，先知在鳥，以鳥羽花間故也。此「先」，先人也；若鴨，則先誰乎？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先以鴨，妄矣。

汪懋麟屬於宋詩派人物，而毛奇齡則反宋詩派。毛奇齡指蘇東坡這詩不好，汪懋麟指「春江水暖鴨先知」遠勝唐人詩句，不是很好嗎？這裏的「余」指毛奇齡。他說這是模仿唐人詩句但不及唐人好。因為唐人有「花間覓路鳥先知」，而「覓路在人，先知在鳥，以鳥羽花間故也。此『先』，是先人也」。蘇東坡的「鴨」則是「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先以鴨，妄矣。」這個「妄矣」是因為水中之物，都知道冷暖，為甚麼只是「鴨先知」呢？所以便認為「鴨先知」是錯的。

王士禛在《漁洋詩話》卷下中指出：「毛

（奇齡）佛然曰：『鴨亦先知，怎只說鴨？』我認為這話不對，把毛奇齡的話變為「鵝亦先知」，沒有道理。這是王士禛替汪懋麟說話。下面的王鶴汀也是替他的弟子毛奇齡說話，《螺江日記》卷六說：

鴨之在水，無間冬夏，又何知有冷暖，而謾以「先知」後之？雖一時諧笑之言，然自是至理，為格物家所不廢。……蓋緣情體物，貴得其真，竊恐「先知」之句，於物情有未真也。

這句話是指鴨在水中，不論是冬天或夏天，怎知道有冷暖，而有先知和後知？所以這只是開玩笑的話，為格物家所不接受。格物家即科學家，研究物理現象者。「緣情體物」是即文學寫作，文學寫作要做到「緣情體物」，便要抒發自己的感受，描寫客觀事物。「貴得其真」，是寫得真實。「春江水暖鴨先知」寫物的情，並不真實，所以他支持毛奇齡的觀點。這個爭論是文學作品的個別與一般，生活的真實跟藝術的真偽差別問題。

從這個討論中可見，贊同蘇東坡話的人比較不講道理，可是我卻贊成蘇東坡的話。我覺得「春江水暖鴨先知」是好的詩句，但是贊成的拿不出道理；反對蘇東坡話的人拿出道理，但這道理卻不是好道理。在贊成的人中，只有一人是講道理的，他就是袁牧。袁牧在《隨園詩話》卷三反駁毛奇齡說：

若持此論詩，則《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鳩、鴉鳩皆可在也，何必「睢鳩」耶？「止邱隅」者，黑鳥、白鳥皆可止也，何必「黃鳥」耶？

他說如果按著毛奇齡來論詩，那麼《三百篇》中句句也不對，在《關雎》中，「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斑鳩、鴉鳩皆可拿來說，何必要用「睢鳩」呢？在《小雅·綿蠻》中，如果黑鳥、白鳥皆可停止於樹上，何必定要「黃鳥」呢？他找出文學創作中的一個問題，

文學創作中總會選擇一個個別的現象來反映一般的事情，這個個別是可以很豐富的。在同樣的詩中，一個意思跟一個現象之間的關係是比較複雜的，可以用一個現象來表示一個意思，也可以用不同的現象來表現一個意思，這在藝術上的比喻是允許的。比喻來說，要寫早春，蘇東坡在這裏寫了「春江水暖鴨先知」，我們描寫早春的環境，可以用其他的現象，其他的物象，如梅花。

陸凱的《贈范曄詩》中寫道：「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這是說一個朋友要走了，便送「一枝春」給他；你在江南沒有甚麼好東西，我就送你一枝「早梅」。梁朝王筠的《和孔中丞雪裏梅花》說：「水泉猶未動，庭樹已先知。翻光同雪舞，落素混冰池。」也是用早梅來表示「庭樹已先知」，這「庭樹」上沒有花枝便表示了早春。我們也可以用北斗柄東指來表示，當北斗的柄往東邊一指便知道春天來了。如張說的《欽州守歲》：「愁心隨斗柄，東北望春回。」王安石的《御柳》：「人間今日春多少？只看東方北斗杓」。陸游的《湖村梅開》：「斗柄忽東指，開盡湖邊梅」。所以要表示早春，可以用不同的東西。那麼，鵝可不可以呢？鵝也可以。王安石的《集禧觀池上詠野鵝》寫：「似憐喧暖鳴相逐」，用野鵝來表示早春；陸游《春夜讀書感懷》的「野水鵝群鳴」，野水中有很多鵝在聚集，也表示早春的春夜；晁沖之的《春日》：「鵝鴨不知春去盡，爭盡流水趁桃花。」將鵝跟花放在一起；蘇東坡的弟弟蘇轍的《和柳子玉》：「生長魚蝦供晚饌，浮沉鵝鴨放春聲。」鵝和鴨在春水中放出春天的聲音。所以他們爭論的問題，是沒有理解到文學作品中的意象所表達的意思和複雜的關係，鵝可以跟早春連成關係，作為一個意象。但這首詩沒有用「鵝」，它是一幅題畫詩，這幅畫雖然沒有留下來，但我們可以從前三句詩中，知道畫上的東西，有三兩枝的桃花，有鴨，這是畫面的情況；另外，這個鴨子肯定是這幅山水小品畫中的重要部分，這幅圖名為

「鴨戲圖」，所以蘇東坡必須在詩中寫為「春江水暖鴨先知」。其他意見，特別是毛奇齡一派的意見，是沒有對於文學藝術的特點，詩歌描寫的一些特質好好地理解。

第二個爭論是「關於河豚欲上時」的爭論，有兩派，分別是批評派和維護派。批評派有宋朝胡仔，他在《茗溪漁隱叢話》說：「河豚魚盛於二月，蘇詩正是二月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但『欲上』之語，似乎未穩。」這一派批評蘇軾所指的河豚大量出現在二月份，二月份的河豚從長江邊和長江口順流而上，在二月份已經是非常的繁盛了。作品中描寫的是早春二月，「欲上時」正是河豚魚剛上來的時候，批評東坡處理季節錯誤。

至於維護派，宋陳岩尚則說：「毗陵（常州）二月初方食，而秣陵（南京）三月間方食。」則河豚上來各地不同，南京附近暮春時節，是河豚「欲上」之時。他指各地吃河豚的時候也不同，在常州，二月便可吃到，但在南京要到三月才可以。河豚上來的時間不一樣，地點不一樣，所以「河豚欲上時」是可以成立的。不過，這說法也不對，因為蘇東坡既然說是早春，不是南京暮春，根據詩中的情況，早春二月，不是河豚「欲上時」。這是一個客觀情況，但不應該對詩歌作這樣要求。因為這首詩主要是凸出初春的早上，所以桃花只開了兩三枝，春江水暖只有鴨先知，而「萸高滿地蘆芽短」也是早春的景物，這是河豚剛剛上來的時候，蘇東坡必須凸出這個「欲上」，凸出這個早春到來的喜悅。他不是要辨別客觀景物的物理特點，而是說明這客觀景物所包含的個人感情，所以，這首詩是蘇東坡對早春的讚美，他必須用「欲上時」來說明。

因為這首詩，可以連結到從前許多詩歌存在的爭論事宜，常有贊成與反對的意見。譬如張繼的《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夜半鐘聲到客船」，這裏有個不對的地方，因為在寒山寺夜半時，沒理由會聽到鐘聲。但有人說是寒山寺敲的鍾，所以這句

話是對的。又如杜牧的《過華清宮》：「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有人說這話不對，因為唐明皇叫楊貴妃到華清宮是避寒的，等待春天的來臨，所以他們是沒可能在華清宮吃到荔枝；又有人說是楊貴妃命人將荔枝送到華清宮來。蘇東坡寫了一首《卜算子》，當中寫了孤鴻，說這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孤鴻是蘇東坡的自比，他像這孤鴻，到處跳來跳去，挑選了很多寒枝，但也不肯居住下來。這寫出孤鴻的孤傲，不肯隨便找個地方住下；但有批評說這孤鴻是大雁子，大雁從來不在樹上停留，所以說他寫得不對。以上的批評主要的缺點不是從藝術的觀點出發，而是依據物理、事理來批評，這樣對理解藝術是有妨礙的。

現在再說到《赤壁賦》，賦中有一句話：「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按理「七月既望」，月亮上升時，不可能出現於斗、牛這兩個星宿之間。對這些材料發生興趣，可以豐富我們的知識，也更讓我們明白《赤壁賦》是文學創作，蘇東坡不是寫客觀的物理現象。他遊玩時，月亮可能不是從斗牛之間上升的，但為了加強文句的魅力，便這樣寫了。作為一個形象，這是可以的，在藝術上也是允許的，所以我們在讀文學作品時，不應受到日常的所謂物理影響，應該從藝術觀點出發，在藝術天地之中，有很多無理之理，卻形成趣味。

3. 詞語解釋問題

第三方面是一些詞語的問題。我選了蘇東坡一首很有名的詩，《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之二說：「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

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各位同學如果到杭州玩，一定要到西子湖，東坡把西湖比作西子，是一個很有名的比喻。但有一個蘇東坡作品的注本，對「淡妝濃抹總相宜」一句有疑惑，說「濃抹」指山色空濛，是上句的主角，這首詩是先寫天色晴朗，後寫細雨濛濛，我覺得這個解釋可以推敲。舉兩個例子，這兩首詩的第一首說：「朝曦迎客豔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東坡在第一首已寫了「豔」，也寫出「晴」和「雨」的關係，現在把「朝曦」寫成「豔」，而「豔」應該是「濃抹」，而不是「淡妝」。另外一首詩，蘇東坡的《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水光瀲灩猶浮碧，山色空濛已斂昏。」這裏如果「山色空濛已斂昏」的話，恐怕也不是「濃抹」了。所以這句如果要分開的話，應該晴天的景色是「濃抹」，雨天的景色是「淡妝」。我們可以這樣解釋，但也可以用另外一種解釋：西湖的景色，從晴天到雨天，不論是「淡妝」，還是「濃抹」，甚麼時候都美。總的來說，詩歌之美，不論誇張不誇張，都是美。詩歌的多重傳說，會增加我們對詩歌的想像，所以對這首詩的解釋也是可以多重的。

我們在詞句上的討論還可以很多，今天只用以上幾個作品，而從三個層面作簡單說明：一是從作品的表現層面說，二是從藝術層面說，最後一個是從詞語層面說，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指教，謝謝。

（本文由陳學然、鄭滋斌、黃海星與王培光整理。未經講者校訂。）